

中国画艺术丛集

乃 尔 雪

5 集





山林五子
戊寅年月日 刻 郭 麟 士 官 宿 松 少 慶 慶

朵雲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衡山路237號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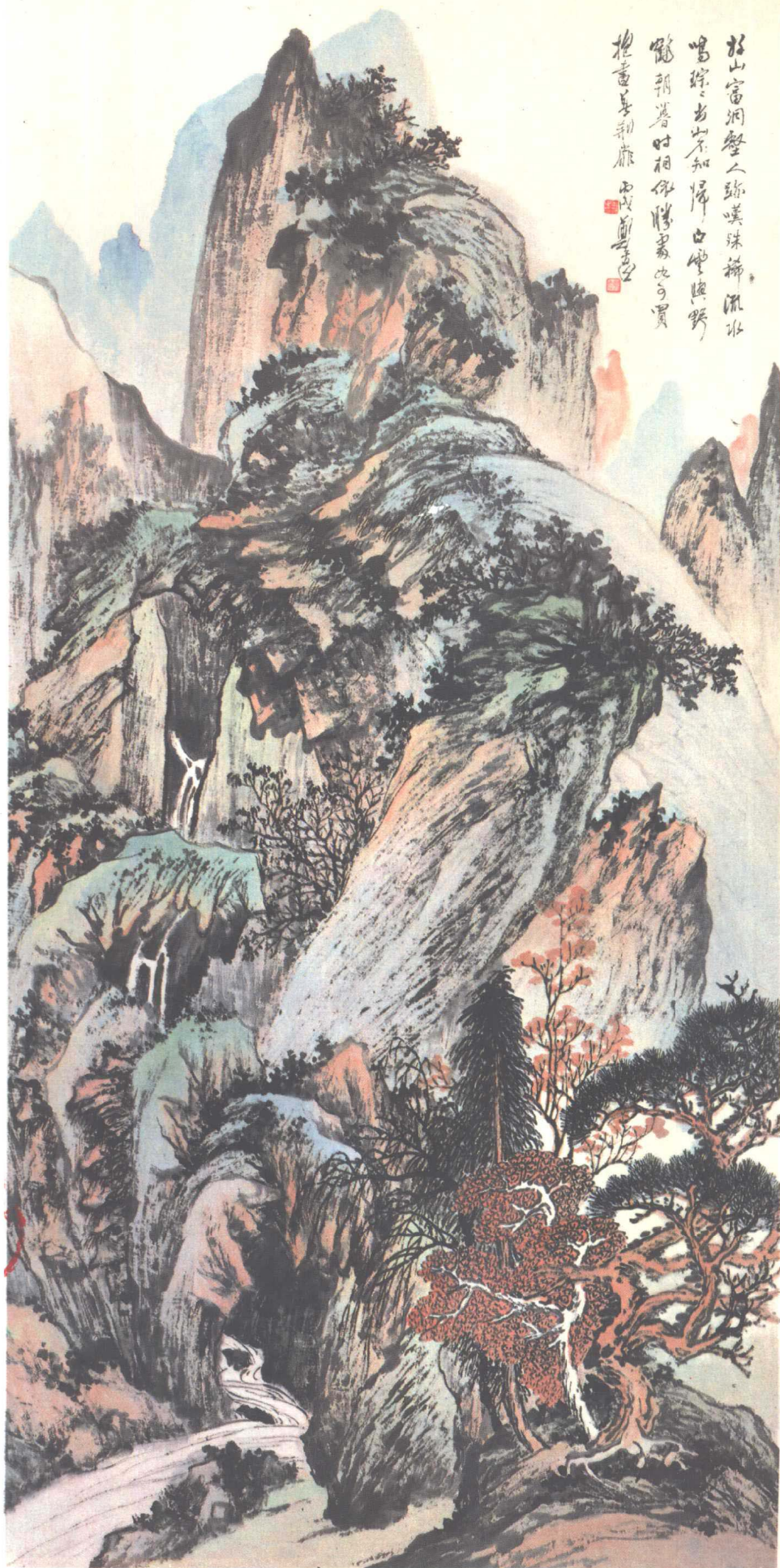
開本：787×1092 1/16

1983年5月印刷

字數300,000

書號：8172·1044 定價：2.00元

於山富洞壑人跡嘆殊稀
 鳴琮之山不知歸白雲與野
 鶴朝暮時相依勝處不可買
 抱畫長和麻 丙戌鄭午昌



洞壑鸣泉
 郑午昌

萬壑千峰曉晴
玉梯曲徑拂
垂楊 此畫不
移六朝人法也
鄭午昌寫



千峰積雪

鄭午昌

柳溪圖

鄭午昌

柳溪圖
此畫之景
與前圖之
景不同
而柳之
姿態
則與前
圖之
柳無異
此畫之
景與前
圖之
景不同
而柳之
姿態
則與前
圖之
柳無異





群雞上樹鳴呼聲或雞同爭雞雞上樹亦
 於園中時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人遠行手中
 有攜傾囊獨信步解酒味酒香酒
 無二耕五羊既未息見重意重征情為
 公老歌艱難見酒性歌罷仰天嘆四座
 淚縱橫 此壯老美村三首之一 生歸離
 亂中鄉情甚切有及此方然非壯老之筆不
 能收每讀此皆懷在鄉園於萬里特烟
 外摘錄其美壯老之自白也 壯老老學書
 酒仰天慨然也 念以海運為福富送
 酒氣壯老婦中感不意是此酒而中為
 淚也 丁卯中秋小酌富書 幼真 鄭午昌

人物 鄭午昌

心同松柏堅色与桃李别
 寒巢無人知
 山外大雪
 梅之四貴：清而不貴，繁而不貴，瘦而不貴，老而不貴。
 癸未元月 趙雲整



红梅

赵云整

一子老人出氣清
 瘦骨嶙峋神不
 易學此作擬其
 意而畫之
 劉似思翁面目下
 喜把酒為之恨
 丙子年 趙雲壑



山水
 赵云壑

一九五九年五月寫
苔枝紅萼 謝稚柳



苔枝紅萼

謝稚柳

此圖作於
 己丑回生
 己丑三年
 前意生不
 後亦在否
 已出古順
 必檢分重
 磨閱之難
 楚雅弱如
 運於人後
 修為潤色
 其謬性師
 亦少作已
 任之初冬
 記

己丑仲春寫新篁春鳩並
 潤款國中出意初并畫三鳩
 初更其連朝風雨青篁猶
 勒時聽臨喚喚不盡已難居



新篁春鳩

謝稚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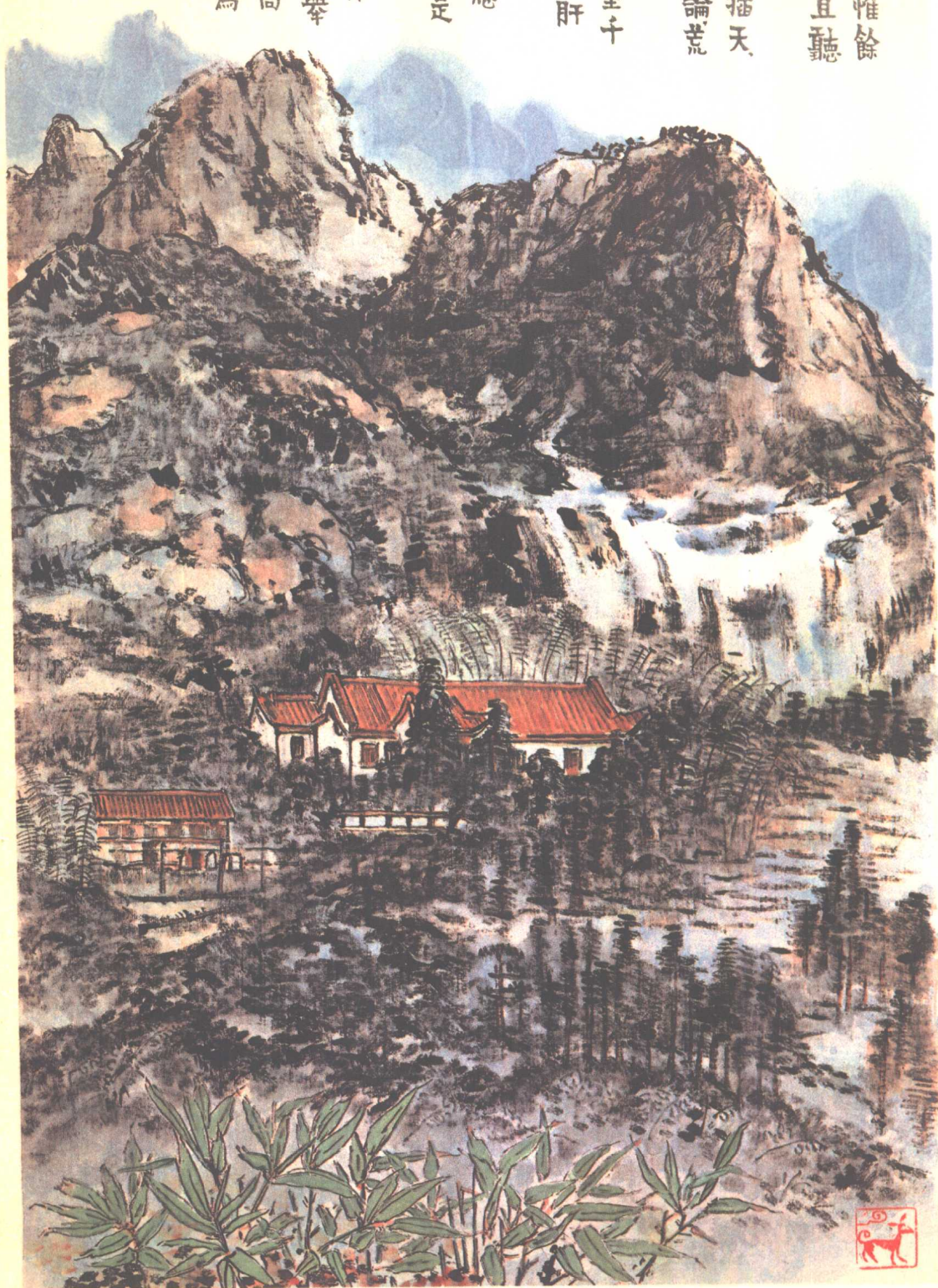
一代風流，大浪淘沙，惟餘
赤金，桃花溪畔，且聽
虎嘯龍吟。

再登高，君華峯插天，
石底鳴琴，何必論荒
唐事，古不如今。

到得西海門，削壁千
尋，那時節，可掬肝
膽，滴血銘心。

嗟乎，往矣！君應
信，到頭來，歷史是
人民。

庚申七月于黃山，作
家詩人評論家舉
行筆會，卓議高
吟，一時之盛，屬為
序焉。賴其記



黃山

賴少其

J222
01(5)



第五集 一九八三年五月

- 11 老画家的话.....宗 典 朱梅邨 黄幻吾 程十发 顾 飞
陈石濂 谭少云 贝聿珩 陈青野 邵靛云

画论争鸣园

- 23 中国文人画史上重大问题的初步探索.....郑 奇
41 说“骨法用笔”——对《六法初步研究》中一个论点的商榷.....吴 焯
46 关于仇英的生平(二则).....胡 艺 周道振
50 壶庐庵谈画琐记.....沈子丞

画家记·画家传

- 52 画家·理论家谢稚柳.....郑 重
59 赖少其画黄山.....沈 鹏
67 奋斗的生涯——记吴作人(续完).....万青力
96 风雨砚边录——李苦禅教授及其艺术(续一).....李 燕
105 山水画家应野平(续完).....庄 辛 代 秀
115 艺海春秋——蒋兆和传(续二).....刘曦林
136 赵子云和吴昌硕画派.....郑逸梅
139 忆吴昌硕先生.....谭少云
141 忆郑午昌.....潘季华

传统印刷研究

- 143 水印四十年.....康瑞久口述，祝君波整理
147 潍坊民间木版年画及其刻印.....赵修道

中国画史

- 153 赵孟頫及其艺术.....刘龙庭
183 论吴门画派.....林家治
190 “吴趣”及吴门画派.....王西野
193 西洋画对清宫廷绘画的影响.....聂崇正
198 《历代名画记》校注(续完).....孙祖白
226 古画辨伪识真(二)——沈周作品考辨.....徐邦达

文 房

- 238 琢砚能手陈端友.....彭长卿

作 品

王个簪封二 郑午昌 1、2、3、85 赵云壑 4、5、84 谢稚柳 6、7 赖少其 8、封三
沈周 73、80、81、82 文徵明 74、75、76、77、78、79 董其昌 83 张大壮 86 俞
子才 87 吴明耀 88

老画家的话

一九八二年九月,《朵云》编者召开上海部分老国画家座谈国画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趋向等问题。下面是座谈纪要。

宗 典:

在党中央“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召开国画创作座谈会,非常及时。当前是历史性转变时期,成就很显著。就全国的整个成就来说,是指三中全会后的四年,就我们国画界的成就来说,拨乱反正后,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国画界所取得的成绩与全国一样,是史无前例的,主要表现在创作与理论两方面。

“文革”十年浩劫和反右扩大化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久经压抑的老一辈画家心情十分激动,他们不知疲倦地创作,风格上都有独特表现,一个接一个地举行画展,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是三年来特殊的成绩。至于中青年画家,亦如雨后天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

新气象。

好几十年来,理论工作一直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是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也出现了大好形势。老一辈学者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论文,如北京大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这本书一版再版,非常受欢迎。有的是三十年代写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重印出来还是生气勃勃呢?这是因为他们研究了中国的绘画理论,有其民族的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体系,也就是特殊的艺术规律。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的历程》等许多书都是了不起的。我们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我们自己的特殊规律。现在全国和上海市都已经成立了美学研究的组织,这也是理论工作上的大事。

最近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学术性较强的文章,有的是美术学院的研究生的,有的是自学成才的理论家。如《美学》今年出的第四期有王至元写的《“言不尽意”与含蓄新探》;《美术研究》今年第二期施澜写的《文人画的滥觞和早期发展》;《上海文学》今年第九期鲁枢元写了《论文学艺术家情绪记忆》。“情绪记忆”这个名词还是初次听到,它是在研究心理学、生物学、脑控学这几个关键中去研究情绪记忆,对研究立意、意象、意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对中国绘画上的许多理论问题加以科学的解释,那才会使我们大踏步地前进。哲学、文学、心理学都是与绘画理论相通的。许多同志在绘画理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今后国画创作必须在党的理论指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创作的道路。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是不堪设想的。如果画家只靠手的勤学苦练,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上的指挥,他的画画一辈子也画不出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有头脑。头脑中积蓄的东西很多,各方面的学术修养都是在头脑中积蓄起来的。一个画家,他头脑里既要有对传统很强的吸收能力,吸收它们的营养,又要懂得音乐、文学、诗歌各方面的知识,方能创作出一些新型的艺术作品来。

中国绘画如何建立起它的理论,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着手:一、要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即研究我国几千年来的绘画理论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这许多经验是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和继承;二、要同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要接受尖端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创造。这方面的知识我们要吸收它,因为人类的知识在每个时期只局限在某个方面,等到新的创造出来,它的局面又打开了,它的视野又扩大了,例如说录音机没有出现之前,我们那里知道有什么录音机呢?现在还有一种录象唱片,这也是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造。这许多新的领域的认识,可使我们头脑更加接近许多过去不认识

的东西,现在认识了,就可以推进一步,用它们来丰富我们的创作思路。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在推进理论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中国画今后的趋向我提这两点:第一、对历史上传统的东西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学习;第二、我们要接受尖端的自然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他们所开创出来的新领域,我们要接受,使我们的绘画理论能够发扬光大。

朱梅邨: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的心情和千百万知识分子一样十分舒畅,创作的欲望很强,总想将自己的暮年贡献给美好的未来,贡献给为之奋斗五十余年的美术创作事业。今日有幸参加《朵云》编者召开的座谈会,表示感谢,并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国画艺术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绘画艺术,她和我们民族的其他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民族传统,是国之瑰宝。在中国画的千余年的历史中,各个历史时期又形成了很多种流派和风格,有着繁多的艺术创作手段,在用笔、用墨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遗产。不管如何变化,总离不开笔墨技法。从目前一些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来看,我感到有一种偏重于不讲究传统技法的倾向。有些作品将墨水倾倒在宣纸上,根本不分浓淡干湿,只见漆黑一团,甚至一张衬纸也成了一幅画。还找了一个依据,说这是王洽的泼墨法,殊不知王洽的作品早已失传,谁也没见过。还有的作品不是靠运用笔墨的传统,而是用板刷、木板、喷壶、吹风等工具,有的还把纸搞皱往砚台里蘸,然后铺平,从那乱七八糟的线条中再加皴、擦,从中根本看不到丝毫传统技法,这不能称之为国画,而是在做画。我感到把中国画去掉笔墨,不运用线点皴擦等技法,很难相信还称得上是中国画。如照此



龙潭飞瀑 朱梅邨

发展,中国画有走向歧途的危险,我认为应引起重视,有必要进行探讨。

另外我想给编辑同志提一点意见。我为上海能有这样一本专门介绍当今中国画的大型杂志而感到欣慰,但是,这《朵云》出世的时间太长,往往伸长脖子等她降临,却总姗姗来迟。我希望能作为季刊,定时出版。编辑同志应多做“伯乐”,为众多的“千里马”创造条件,在审稿中总难免会有些偏爱,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但希望能尽量注意多介绍些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把《朵云》办得更丰富多彩,使这文艺园中的《朵云》成为绚丽多彩的彩云。

黄幻吾:

现在各种美术刊物不少,办得也不错,但有的还谈不上“亲切”。我感觉到《朵云》办得有声有色,我有些朋友从外地写信给我,都认为在中国应该有这样一本杂志。今天我想趁此机会把朋友们以及我本人对《朵云》的批评意见带给你们,希望《朵云》今后能够办得更好。《朵云》能办得令人感到“亲切”,这件事我以为很了不起;但是,也有缺点,要一

分为二看。第一个问题,《朵云》太大,篇幅太多,工程浩大,印刷费时,甚至三个月出版一本都来不及。我们希望《朵云》出得要快、要好、要多,是否请《朵云》的编辑同志好好考虑一下,能不能把半年出版一册,改为一个季度出版一册,甚至达到二个月出版一册,这样效果就大了。第二个缺点,买不到,很多地区只有一本二本,人们只

好在新华书店门口看看。为什么买不到?我画的一本画册,出版社化很大的人力物力,只印了六千本,三天功夫全部卖光,我这个老头子跑了好几个新华书店,想买几十本送送亲戚朋友都买不到。这样大的中国,总共只印六千多本,单单供应一个上海还不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虑到这本画册的再版。“十二大”开过以后,我相信会解决问题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出版工作很困难,很吃力,这造成我们的作者垂头丧气,一点劲头都没有了。象一些老画家出版一本画册,北京和上海只印一、二千册,太保守、太少了,这样大一本画册,人力物力化那么大,只出一二千本,太可惜了,这只能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我向书店同志了解,他们讲订多了卖不掉。我讲卖不掉的是一些什么书,都是读者不需要的东西,打倒了“四人帮”,帮气慢慢消除了,好的东西逐渐都出来了。原先不加分析,以为反正卖不掉的思想能不能转变,是不是跟着时代形势前进,对出版事业的繁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能单看经济效益。

从《朵云》已出的第一、二期看,内容很丰



黄山烟云 黄幻吾

富,有老、中、青作者介绍,个人技法介绍,名家的作品推荐,许多理论文章,但技法上的文章太少。有大部份同志是业余搞国画,他们省吃、省用,把钱送到书店去,三十元一本画册他能买回去,他靠这个画册来做老师,现在要学画,没有老师教,老师也没有那个精力来教,买一本书等于付学费。希望能满足这一部分学者,《朵云》最好能多考虑这方面的指导,多发表这方面文章。

另外关于图片方面我也提一点希望。有些好的作品当然是要印彩色图片,但有些色彩与原作差距很大,单色用白报纸印的插图质量最差,我认为印刷和纸张质量方面须改进。

《朵云》将全市各处的画展都排列出来,这件事很有必要,否则没有人管。对全国的画家历史传记编写出来,读者很有兴趣,但写

文章的文笔很重要,要写得生动,要由文笔好的人来写。过去《生活》杂志有些文章写得好,我从头看起一直看到它停刊。我希望画家传记要坚持不断地搞下去,七十岁以上的画家早一点去整理,再不整理恐怕要来不及了。

程十发:

上海出版《朵云》这样一种大型刊物非常需要,我希望坚持出下去。从内容上来看,我现在提不出什么意见,从形式上来讲,希望纸张以后再用好一些,这事比较有困难,涉及到成本与定价的矛盾,我想,象这一类书即使赔本也值得的。

目前,文艺界对创作上的自由化问题十分重视,所谓“自由化”其实很容易理解,主要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违背了“四项原则”,你就是搞自由化了。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你高兴如何实践和探索都可以,在画的风格上是不会涉及到自由化问题的。列宁跟蔡特金谈到过: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文学艺术可以得到自由了,是从资产阶级私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大意)。但是现在恰恰有些人把枷锁当作“自由”的项链,人家抛弃掉了,他却要加到自己颈项上去。美术界在前几年,确实有些人把人家革命已经革掉的东西拿过来,还要美其名曰“解放思想”,他们所要的“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画家的思想要跟上时代,这是跟整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从绘画史上看,元代文人画的山水风格,与南宋人的风格距离得特别远,元四家都是从荆、关、董、巨继承而来,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快,这很值得去探索,我认为是社会的变化影响了作者的艺术思想。例如元代文人画集中的地方,如无锡、松江、苏州、杭州、吴兴等地,正是黄道婆发展棉纺品有影响的地区,当然这是一个极小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关系。

拿我自己来讲,我画的画和清末民初的

画相比，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没象元朝人与南宋人的距离那么远。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在封建社会中，元四家是当时的一个突变，他们的画同北宋、南宋人比较起来差距很大。我总觉得现代人的画看上去与任伯年、吴昌硕的风格距离还很相近，所以在我思想上非常苦闷。如今要求思想现代化，我们如何画出既有传统又有创新的作品来，这的确是一个新课题。我也常对人家讲：我没有学到象古代文人画家那样，画一棵树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画一块石头也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很抽象，但是大家都承认他这棵树、这块石头，并且通过笔墨就能产生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我画人物画就不行，还得要画得非常具体，不象画山水画那样得心应手。总之，还要实践，还要探索，还要解放思想，还要大胆些。这当然因为自己学习得不够，包括对古代的东西学习得不够，对外来的东西也学习得不够，包括其他许多科学知识、历史知识都不够，所以创不出新来。通过对党的“十二大”文件的学习，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从精神文明上认真做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向老前辈学习，向古人学习，以求有一个新的、时代的风格出现。

现在理论工作的形势相当好，有一种能各抒己见、特别能提相反意见的良好空气。过去有个时期，古人讲过的话差不多全是对的，不过加以注解阐述而已，没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来。而现在逐渐有了，可以真正用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我们的遗产。譬如讲“个性解放”，是因为古人个性被旧的框框束缚住了，所以才要个性解放。我们现在要解放资产阶级思想给予我们头脑带来的束缚，是要解放掉这个东西。我说石涛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他强调一个“我”字，用“我”法，但实际上来看，石涛的画并不都是“我”字，他向元代黄鹤山樵学来，甚至向董其昌学来，但是他当时为啥要提倡“我”呢？因为当时人家全是模仿



仕女 程十发

作画而没有自己的个性，也没有生活，缺乏时代性，所以他提出要有“我”字，是有一定的时代因素的。现在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看问题，我和别人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我又要有我自己的个性，但是我先要向人家学习，要有一个共性，许多个性和共性的汇合就成为一个时代性。有个别青年学画就关紧房门，只要一个“我”字，只要“我生我法”，不晓得一个人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影响，你就是随便乱涂，也不可避免地反映着社会的客观影响。还有对古人评价问题。伍蠡甫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董其昌论》，我觉得他已经比别人前进一步了，已经对文人画方面有所肯定。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对过去人家所谓批判过的东西，还要重新“复查”一遍，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有过对古代一概否定的思潮，加上十年动乱，真是宁“左”勿右。分析哪些画家是保守的，哪些画家是创新的，还是要平心静气地来讲，用事实